

· 研究动态 ·

1935年以来的土耳其汉学研究

[土耳其] 阿尤布·撒勒塔史 杨晨

内容提要 在凯末尔·阿塔图克的推动下，安卡拉大学于1935年成立了文史地学院汉学系，从而开启了土耳其的汉学研究。德国汉学家沃尔夫拉姆·艾伯哈为土耳其汉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培养了一批土耳其本土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如巴哈迪·厄盖尔、穆德勒、欧钢、居尔钦·坎达里奥卢、艾谢·奥纳特、奥兹坎·伊兹吉和欧凯等。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土耳其的汉学学科茁壮成长，不仅推出了许多立足于中国史料的学术著作，而且涌现出大量为汉学研究不断做出贡献的青年学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土耳其的汉学研究项目不断增加、内容不断走向深入、汉学研究机构和孔子学院也相继成立。但汉学研究传统不够坚实、专著难以出版、藏书比较匮乏、科目相对狭窄、格式尚未统一等问题，仍亟待解决。

关键词 汉学研究 土耳其 突厥史

作者简介 [土耳其] 阿尤布·撒勒塔史，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研究员、伊斯坦布尔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444）；杨晨，上海大学世界史博士生（上海 200444）。

中国研究，在学术界也被称为汉学研究，其研究对象是拥有几千年灿烂历史的中国文明。现代意义上的汉学研究可以追溯至16世纪。当时，欧洲耶稣会教士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时，对各种汉语典籍进行了分析。基于此，他们渐渐将与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学有关的部分典籍翻译为西文，并且将它们纳入汉学研究范围内。由此，欧洲国家才开始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

对土耳其而言，中国史料中记载了最为久远、详尽的土耳其人历史。早

在秦朝时，当政者就与突厥人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作为一门古典学科，土耳其的汉学研究就致力于挖掘和探索中国文献中有关突厥人的详细记载。因此，汉学对于土耳其人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其重要性可以同拉丁和古希腊分别对法国和德国的重要性相媲美。土耳其人要了解欧洲文明，首先需要了解古典的希腊和拉丁文明；而要了解亚洲文明，就必须了解中国文明。

土耳其汉学研究之肇始

土耳其的汉学研究是在共和国的建立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的领导下开始的。在汉学系建立之前，土耳其既没有一本直接从汉语翻译过来的著作，也没有开展对中国的任何研究。不过，在 18 世纪中叶，胡赛因·卡西特·亚尔钦已经开始将从汉语译为法语的一些文章转译为奥斯曼土耳其语。在 20 世纪初期，法国历史学家德金的名著《土耳其人和鞑靼人的历史》也有了奥斯曼土耳其语版本，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拉丁字母化的现代土耳其语再次出版，书名也改为《大土耳其史》。

1935 年，阿塔图克邀请世界著名的德国突厥学家葛玛丽到安卡拉大学文史地学院任教，帮助筹建汉学系，并致力于中亚突厥史和文化研究。1937 年，葛玛丽从该系退休后回到德国。之后，德国的汉学家及社会学家沃尔夫拉姆·艾伯哈接替她的位置。从 1937 年至 1948 年，艾伯哈在土耳其共开展了 155 项研究，其中有 70 项都是根据中国史料而进行的土耳其历史、文化和种族研究。除此之外，艾伯哈还将研究重心集中在远东，包括中国历史、民俗、民间文学以及生活在中国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艾伯哈的众多学术著作为土耳其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38 年，为了有助于从事远东史研究的汉学家和学生开展工作，他比照德语、英语和法语模式制定了“土耳其字母版的中国音节表”。1939 年，他采纳柏林大学埃里希·豪尔对汉语初学者的建议编写了《古汉语语法简要》。1940 年，他以问与答的形式写成《汉学初学者重要工具书入门》一书，对汉学初学者极有帮助。1942 年，他出版《中国北方邻族》一书；1946 年，又完成了《中国历史》和《汉学入门》两本著作，并将重点置于突厥史，极有特色。文史地学院汉学研究所出版的《汉学入门》一书，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中国语言和碑

文的发展、拉丁字母版的中国碑文符号誊本以及古汉语语法概论等，它用学术语言详细阐明了土耳其汉学的任务。^①

艾伯哈对土耳其汉学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他为安卡拉大学带来了大量关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和百科全书。此外，在土耳其汉学界，关于中国文学的大多数重要研究都是由艾伯哈和穆德勒进行的。艾伯哈所从事的开创型研究包括撰写《中国杂文》^②、《中国民间故事选》^③ 以及《汉语小说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④ 等著作。迄今为止，艾伯哈在中国文学领域所做的研究以及所进行的大量详尽分析对土耳其汉学研究仍有重大的意义。

土耳其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及研究方向

土耳其本土培养的第一位汉学家是穆德勒，她在艾伯哈离开土耳其后接任安卡拉大学汉学系主任一职。穆德勒做了大量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和中亚突厥史等方面的研究。正是她的努力，土耳其读者才有机会通过第一手资料直接了解中国文化，第一部由汉语翻译为土耳其语的著作就是她在 1940 年完成的，中国文化经典之一的《论语》也得以在 1962 年出版。作为一位对中国学十分感兴趣的土耳其汉学家，穆德勒在《诗经文集》^⑤ 和《中国诗歌精华》^⑥ 中将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为土耳其语，并通过紧密追踪中国的土耳其学研究成果而与本国学者进行分享。

穆德勒教授于 1983 年退休之后，她的学生艾哈迈德·力萨·别金和欧钢将精力集中放在中亚的政治和文化史研究上。别金重点研究新疆地区的历史，并于 1981 年出版了《丝绸之路》一书。欧钢则致力于拓跋魏时期历史的研

^① Wolfram Eberhard, *Introduction to Sinology*, Translated by İkbal Berk, DTCF Publishing, No. 54, Istanbul, 1946.

^② Wolfram Eberhard, *Chinese Essays*,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Turkish by Nusret Hızır, MEB publishing, Series of Chinese Classics, Ankara, 1942.

^③ Wolfram Eberhard, *Chinese Folk Tales*,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Turkish by Hayrunnisa Boratav, MEB publishing, Series of Chinese Classics, Ankara, 1944.

^④ Wolfram Eberhard, *Place of Chinese Novel in Chinese Life*, DTCF Magazine, Issues 3 – 4, 1945.

^⑤ Muğaddere Nabi Özerdim, *Potpourris (Book of Songs – Folk Songs) from Shih Ching*, Language and History – Geography Faculty of Ankara University, Eastern Languages Magazine, Volume II, 3rd Issue, 1977.

^⑥ Muğaddere Nabi Özerdim, *Samples from Chinese Poetry*, Language and History – Geography Faculty of Ankara University, Eastern Languages Magazine, Volume I, 4th Issue, 1970.

究。随后进入汉学界的欧凯与穆德勒教授研究领域相近，侧重中国文化和中亚突厥史研究，土耳其国内第一本以中国史料为基础的孔子研究专著就是由欧钢完成的。

此外，图莱·凯卡马克在古突厥文化史及中国文学和文化等领域也做了有价值的研究，使汉学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她的汉语语言功力很强，博士论文《唐诗的诗性写作与土耳其语言词典的比较研究》填补了土耳其汉学研究的空白。而英年早逝的穆塞尔·奥兹图克博士则是基于中国史料来研究维吾尔族和中国的文化。

除了以上简要介绍的汉学家外，土耳其的历史学家也对汉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首先要提及的是巴哈迪·厄盖尔，他是艾伯哈的学生，通过使用第一手汉语史料对匈奴、月氏、乌孙、突厥、契丹和维吾尔族等中亚重要族群进行了深入研究。厄盖尔主要采用汉语材料写成的著作有《大匈奴帝国史》^①、《中突关系——成吉思汗的中国王朝与他的突厥顾问》^②、《乌孙及其政治边界的某些问题——以中国史料为依据》^③ 和《中国政府建前的北方民族》^④ 等。它们至今仍然是土耳其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经典著作。此外，厄盖尔还发表了大量论述从汉朝开始直到近代的中亚突厥史的论文。

奥兹坎·伊兹吉是另一位侧重汉学领域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重点是维吾尔族的历史和文化。他将王延德的游记翻译成土耳其语出版，并指导他的学生以中国行者的游记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此外，他还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游方僧人的著作，该书对宋朝时期的维吾尔人生活做了详尽阐述。^⑤ 伊兹吉基于中国史料所著的《维吾尔人的政治和文化史——以官方文件为依据》^⑥ 和

① Bahaddin Ögel, *History of Great Hun Empire I – II*, Ministry of Culture Publishing, Ankara, 1981.

② Bahaddin Ögel, *Sino – Turcica : Genghis Khan and Turkish Advisors of His Dynasty in China*, Taipei, 1964.

③ Bahaddin Ögel, *Certain Problems About Uysyns and Its Political Borders According to Chinese Sources*, DTCF Magazine, VII/4, September – October 1948.

④ Bahaddin Ögel, *About the Northern Chinese Ethnology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Government*, DTCF Magazine, VII/4, December 1949.

⑤ Özkan Izgi, *Ambassadors going from Kao – ch’ ang to China in Sung Period*, History Institute Magazine, Printing House of Literature School of Istanbul University, Istanbul, 1975.

⑥ Özkan Izgi,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Uyghurs According to Legal Documents*, Publishings of Researching Turkish Culture Institute, Issue A. 17, Ankara, 1987.

《公元八世纪前的中西丝绸之路》^① 至今都有着至高的学术价值。除此之外，土耳其另一位汉学家——居尔钦·坎达里奥卢，也像奥兹坎一样以维吾尔族为主要研究对象。

艾谢·奥纳特是在中国台湾地区接受的教育，她擅长的研究领域是匈奴历史与文化。艾哈迈德·塔萨吉主要研究隋唐时期突厥人的政治背景，也是第一位对突厥人做出细致研究的学者。他以土耳其语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突厥人》，另外两本著作也与这一主题有关。塔萨吉还发表过分析公元 840 年之前的吉尔吉斯人的论文。^②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土耳其的汉学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中国文化各种元素的直接研究，包括语言、哲学、地理等。在土耳其，只有汉学家才能全身心投入到这些科目的研究之中，而非汉学家则只能通过西语写就的汉学文章了解中国。二是根据汉语资料，对始自汉朝至现代的土耳其历史和文化进行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虽然本部分的研究也包括中亚和亚洲内陆等地区，但是因为主要依据的是汉语史料，笔者认为这些地区也可以纳入汉学的研究范围。

如果将这两类研究进行对比，第二类研究无疑在土耳其更受青睐。在土耳其，虽然考古发掘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已取得快速发展，但是根据考古发现而进行的研究几乎没有开展。因此，土耳其汉学界除了文本中的内容外很难获得新信息。不过，土耳其数年前的一篇博士论文首次利用中国考古发现的成果复原了位于中东的古代突厥群落的文化生活。^③

土耳其汉学研究之成就与不足

对土耳其人而言，汉学对于土耳其的历史和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土耳其人与中国人的政治和文化联系则可追溯到 2 000 多年前。土耳其的汉学

^① Özkan İzgi, *Silk Roads between China and West (Up to 8th Century)*, Literature School of Hacettepe University, 21st Issue, 1984.

^② Ahmet Tasaklı, *Kyrgyz Before Year 840 According to Chinese Sources*, Turkish World Researches, 100th Issue, February 1996.

^③ Eyüp Santas, *Cultural life of Turks before Islam according to Archeological Researches and Excavations Executed in China (From the most Ancient Times to Middle of the 9th Century)*, Ege (Aege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Department of General Turkish History, Unprinted Doctorate Thesis, İzmir, 2005.

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首先，土耳其的汉学研究项目不断增加，研究内容不断推向深入。自建国以来，土耳其汉学研究在文化领域取得的最大成就是 1997 年肇始的“土耳其世界的历史——从远古到现代”研究项目。该项目计划将中国官方典籍中与土耳其有关的匈奴、突厥和维吾尔人的记载翻译成土耳其语。这些典籍将成为土耳其史的最古老来源，而土耳其汉学家和历史学家也将对这些文献进行了认真评估。在此项目的带动下，各种相关委员会相继成立，对于汉朝匈奴史的翻译和阐释工作也已经由包括艾谢·奥纳特、赛玛·奥索伊和科努拉尔普·埃吉拉逊汉学专家在内组成的委员会率先于 2004 年完成。同时，项目成果也会由土耳其历史学会给予出版，这将对土耳其学界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

该项目中正在开展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翻译《旧唐书》中有关突厥人的史料，由伊森比凯·托甘、居纳尔·卡拉和贾希德·巴伊萨尔 3 人于 2006 年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将其翻译成土耳其语，并对文本加以注释。参与该项目的学者指出，周朝和隋朝时的突厥记载不久就会被译为土耳其语，并再次由土耳其历史学会出版。同时，德国汉学家刘茂才所著的《东突厥人》（即中文版的《东突厥史汉文资料》）已于 2006 年由德语转译为土耳其语，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所著的《西突厥人》（即中文版的《西突厥史料》）也在 2007 年由法语译为土耳其语。

将《汉唐书》以及刘茂才和爱德华·沙畹的著作翻译成土耳其语，增加了人们对中国史料中有关土耳其历史和文化兴趣。若无这些汉学家所做的工作，那些希望获得详尽和精确的汉唐时期突厥史资料的土耳其研究者将很难有机会获得这些中国史料。尤其是在《汉书》^①、《旧唐书》^②、《西突厥人》^③ 和《东突厥人》^④ 这 4 本书出版之前，对汉语不熟悉的土耳其学者在获

① Ayse Onat – Sema Orsoy – Konuralp Ercilasun, *Hun Dynasty History Monograph*, Turkish Historical Society Printing House, Ankara, 2004.

② Isenbik Togan – Gülnar Kara – Cahide Baykal, *Turks According to Chinese Sources, Old T' ang History (Chiu T' ang Shu)*, Publishing House of Turkish Historical Society, Ankara, 2006.

③ Edouard Chavannes, *Western Turks*, Translated by: Mustafa Koç, Selenge Publishing, Istanbul, 2007.

④ Liu Mau – tsai, *Eastern Turks according to Chinese Sources*, Translated by: Ersel Kayaoglu – Deniz Banoglu, Selenge Publishing, Istanbul, 2006.

取这类信息时遇到很大障碍，且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由此说明了这些重要书籍对研究土耳其历史的特殊价值。

其次，土耳其的汉学研究机构和孔子学院相继成立，这为土耳其的汉学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就汉学研究机构而言，除了上文提到的安卡拉大学，埃尔吉耶斯大学和法提赫大学也开展了汉语语言和文学教育，奥坎大学还设置了汉语翻译和口译专业，这为大量有志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契机。伊斯坦布尔大学文学院也于 2009 年 8 月在东亚语言和文学系设置汉语语言和文学专业，但目前还未开始招生。在这些大学中，法提赫大学和奥坎大学是私立大学，而埃尔吉耶斯大学则是公立大学。

根据安卡拉中东技术大学和中国相关机构签订的协议，土耳其于 2007 年在本国建立第一所孔子学院，在此学院授课的教师将讲授汉语语言以及孔子的思想。2008 年，土耳其海峡大学和中国上海大学协议建立的孔子学院开始运行。虽然这两所拥有孔子学院的土耳其大学都以技术工程见长，但是孔子学院本身对于中、土两国增进文化交流并为土耳其人民更加了解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项目实施的时间较短和师资力量薄弱等原因，土耳其的汉学研究也面临一些挑战和不足：

第一，土耳其的汉学研究基础还不够坚实。由于研究中国文学必须要一直学习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加之缺乏必要的组织支持，因此在土耳其有兴趣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人数没有得到稳固的增长，因而与西方各国相比，土耳其的汉学研究还有待巩固和提高。这一特点同样适用于土耳其汉学史的相关研究。

第二，土耳其的汉学研究专著难以出版。例如，前文提及的土耳其历史学家巴哈迪·厄盖尔于 1981 年撰写的两卷关于匈奴时期的著作均未能出版，而匈奴时期正是土耳其史的开端。虽然土耳其一些致力于中亚突厥史的汉学家或历史学家也写过该方面的博士和助理教授论文，但是普通民众对他们仍然缺乏了解，因为他们的论文未能出版，无法展现在学术界面前。在土耳其国内，与汉学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足够的机会出版，而德国、英国、法国和荷兰等西方国家却出版了大量汉学研究成果，并且还建立了专门的汉学图书馆。

第三，土耳其的汉学研究藏书比较匮乏。除安卡拉大学外，土耳其其他

从事汉学研究的大学所拥有的汉语藏书数量远远低于最低标准。据估计，土耳其最大的图书馆——坐落于安卡拉的国家图书馆——藏有关于中国的土耳其文著作或是从英语、德语、法语或俄罗斯语翻译过来的汉学著作，最多只有 350 本。虽然中国政府会不时向这些大学捐赠书籍，但这些从事中国相关研究的大学的图书馆也很难拥有大量一手资料。例如，土耳其只有一所大学拥有《文献通考》和《册府元龟》，而《唐会要》一书则只能在米马尔·希南艺术大学找到。就中国语言、文学、地理、艺术、科技史和其他领域的研究而言，伊斯坦布尔大学仅拥有一小部分重要资料，而欧洲的大学和图书馆在此方面则遥遥领先。例如，荷兰莱顿大学的汉学系仅 2005 年一年就购买图书 30 万册。

第四，土耳其的汉学研究科目相对狭窄。除了以上提到的故事集等著作以外，土耳其汉学界还未将除文学书籍以外的其他领域的中国书籍直接翻译成土耳其语。不过，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以及历史名人，如古代战略家孙子和孙膑等人的著作，已经根据德语、法语和英语版本翻译成土耳其语。虽然这些书籍的数量有限，但最近几年由西方语言翻译为土耳其语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不断增加，这表明土耳其学者对汉学的研究兴趣不断高涨，研究科目不断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很有潜力，专业也很有需求。土耳其和中国有着 2 000 多年的渊源关系，相信双方未来在文化领域中的交往会比现在拥有的条件更好。

第五，土耳其的汉学研究格式尚未统一。在中国大陆接受教育并开展研究的土耳其学者在誊写汉字时，更愿意使用拼音系统，而在台湾地区开展研究的学者更愿意使用威妥玛式拼音法。

尽管土耳其汉学研究仍不尽如人意，但也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中、土两国政府于 1983 年首次达成文化协议，在此框架下，双方每年互换 5 位研究人员开展为期一年的研究。近年来，土耳其学者希望来中国从事语言学、历史学、医学和工程学等人文社会和科技诸领域，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依此发展趋势，土耳其的汉学家们一定能够在各专业领域贡献更多的著作，土耳其的汉学研究也必将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A General Look Into Chinese Researches in Turkey as of Year 1935

[Turkey] *Eyüp SARITAS & Yang Chen*

Abstract: Researches concerning with China in Turkey have began being administer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inology department under the roof of Ankara University DTCF (School of Languages,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year of 1935 with the initiatives of Ataturk. German Sinologist Prof. Dr. Wolfram Eberhard, who made major contribution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of Sinology in Turkey and worked on this platform between the years of 1937 – 1948, carried out countless researches in the area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with the designation and evaluation of sections concerning Turks found in the Chinese sources. With great efforts of Sinologists and historians such as Prof. Dr. Bahaeddin, Ögel, Prof. Dr. Muhaddere Nabi Özerdim, Prof. Dr. Pulat Oktan, Prof. Dr. Gülçin çandarlioglu, Prof. Dr. Ayse Onat, Prof. Dr. Özkan İzgi and Prof. Dr. Bülent Okay, whom have been brought up after Eberhard, this branch of science that has been planted firmly not only presented numerous scientific works of art in light of Chinese sources but the researchers who are the members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at they have trained continued to make contributions in fields of Sinology especially concerning Turkish history and culture with the same effort and determination. This article is going to try and provide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classic and modern Chinese researches with the researches carried out by depending on the Chinese sources in Turkey.

Keywords: Sinology; Turkey; The Turkic History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